

我朝着彩虹走去，里面映现出了对岸的平石板，上面有一两道人影在晃悠，他们周身散发着七彩的光芒。后来，我的祖母也出现在其中，她手指向天空，又向着我招手，这是要我也走进彩虹里去吗？

我开始逆着水流往回走，走到自留地边，一朵朵曼陀罗在无声盛开，一股从花心弥散出的独特的果香味使我打了一个喷嚏，鼻子上的花椒刺掉落了。倏忽间，河水声淙淙响起，几只山雀从我头顶扑棱棱飞向了茂茂密密的麦地坪。半坡上，有人在唱牧歌，圆润饱满的声音在山谷间回响。我预见到磨坊沟的彩虹在这声音中极快地消失，我快步跑向平石板，站在上面望磨坊，它比从前任何时候还要古朴而单调，只有劈柴的声音一声紧着一声敲击着整个村庄。

我低垂着头，领着有些凌乱、失去生机的影子回到院中。熟铁坐在一根木柴上抽兰花烟，他悠闲地望着烟纹一次次飘渺而起，又消散了。斧头和铁楔子同时嵌在一根裂开的木柴上，又似乎是木柴在吞吃铁器。靠围墙的地方，堆积着劈成小块的木柴，太阳使它们散发出了一小片森林的气息。

我看到院角放着一个茶壶，壶盖上反扣着一只木碗，便去倒满一碗清茶。茶水在木碗里看不出颜色深浅，阳光把碗口的光银亮地反映在獐子房的墙壁上。我双手捧着茶碗走向熟铁，熟铁接住茶碗深深地喝茶，那束光就照亮了他赭褐色的脸，眼角和额头的皱纹与木碗的纹络一样，像他自身就是一棵树。

熟铁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起身从木柴堆里拾起一小捆金色的、浸着油脂的松明柴递给我。我接过它们时，发现一块木柴上有一个杏叶形的窟窿，我蹲在柴堆里寻找它丢失的结疤，一个木结疤就挂在了我的脖颈上。我抬头，熟铁比一座山还要稳实地俯看着我，木结疤与我一道好奇地望着熟铁，他的身后是一片虚空的蓝天。我竖起拇指反复弯曲答谢熟铁，心在着迷天空，他有些黯然的眼光明朗了起来，木结疤在那刻成了一枚珍宝。

接着，熟铁又在手心里啐出一口唾沫，抡起斧头，嘴里喊着“嘿卓拉索”的调子开始劈柴。我抱着松明柴回到锅庄屋，将它和打湿的鞋子一起放在火塘下方烘烤，然后赤脚咚咚地走向火塘边烤火。这些松明柴将照亮我和祖母未来一段时间里的傍晚时光，还有可能照亮一些古雅的故事。

(未完待续)

风声把我吹送到了平石板上。唯一看见的是，七只绵羊挨个儿走过了河沟低处的一座磨坊。我望了一眼小草坪和白岩子，其他人家的黄牛在草坪上甩着尾巴啃草，羊群在山坳里缓缓移动、沉着地寻找山萝卜和野果子吃。

七只绵羊呢，它们已经站在了章家的地边上。我再也不觉得它们的毛发像云朵般柔软，叫声带着清甜味儿了。我这么形容它们，还是去年冬天的事情。祖父从牧场赶着子母牦牛到河谷过冬，他用牦牛与彝寨的朋价换了这七只绵羊回来，说是当作我的伙伴。祖父和七只绵羊忽然出现在院子里，他轻拍了拍几只羊背，让它们齐声唤我。我听到羊叫，连忙跑向窗口，以为是哪家的羊子误入了。我却看到了羊群围着祖父一声声地叫唤，我差不多认定祖父是踏着一大片云朵回来了。

我怀着双重的欢喜，奔向院子，我牵住祖父宽厚的手掌使劲摇晃，又用“云朵”和“清甜”这样的词汇表达了对于七只绵羊的喜悦。

然而此刻，我没有一点犹豫地折断一根水麻树枝条，飞奔向磨坊沟，我的脚踩进了水沟里，激起的水花溅湿了我的藏袍下摆。我赶到羊群身后的时候，鞋子全湿了，藏袍边滴流着水珠。我的胸口连续发出了法鼓振响的声音，我举起水麻枝条对准头羊的脊背狠劲地抽去，羊群早已从我落在它们面前的影子听到了鞭打，它们先是一抖，随即四散到野外。熟铁的心中有了主张，他对着掌心啐了一口唾沫，一把握紧斧头对准木柴上的纹路猛劈下去，只听那根木柴咔嚓一声裂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。熟铁从脚边的蛇皮口袋里拿出一个铁楔子塞进木柴的裂口深处，然后抡起斧头的背面朝楔子砸去，那道裂口破成了两半。熟铁将破开的木柴反扣在粗木柴上，顺着树皮上的纹路又劈下几斧头，就成了许多块木柴，他拾起它们扔向了墙角。

围墙外，有路人经过，听到院中劈柴的脆亮声音，他们踮脚往院子里探。见到是转经楼的劈柴匠熟铁，便高声呼唤他的名字。熟铁手中的斧头稍微一顿后，却又像并不听到那样使着更大的力气去劈柴，有一根木柴，他只用一斧就劈成了两半。路人看见，对熟铁的本领发出了叹服，熟铁把那些声音当作了磨刀石，斧头就愈发地锋利有力了。“布赤，你家羊子下河沟了。”我看到围墙外有一张娃娃脸正全力地仰起来，告诉我这是件一刻也不容耽搁的事情。我刚开口答应，就已经跑出了院坝，我听到呼呼的

的炒面足够吃了，但推的时候没有使力，口袋一点儿也不挪动。

祖母继续在火塘边忙碌，她端起满筒箕的洋芋倒入大锅里，又舀起几瓢清水掺入其中，盖上锅盖。这才一敛藏袍，坐回到火塘边，对来人说：“熟铁，活路不急，你慢慢吃茶。”此时，叫熟铁的人已经吃完了茶，正舔舐沉淀在碗底的炒面，然后用手指擦拭碗口后，放在了火塘边。祖母再次提起茶壶为他盛茶，他用一只大手盖住了碗口，轻起身。一股羊膻味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，我看到他褂子上的羊毛在逐渐蓬松，靴子上的泥点子已半干了。

他对祖母指了指楼口，祖母宽柔地点了点头，他的双手就已攥紧了拳头，手背上青筋突起，祖母似是一道光，为他添了很大的能量。熟铁提着蛇皮口袋，下楼去了。

我跑到楼口后方的窗户看，熟铁脱下羊皮褂子搭在院墙上，那褂子就像一只着急想要翻越围墙的岩羊。熟铁围着柴堆查看一番后，对着中间的一根木柴使劲向外一拉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，压在那根木柴纷纷垮塌下来，亮出了围墙上的几棵藤蔓。它们一边爬一边开出了几朵小花，结出了几只娇嫩的麦瓜。

熟铁的眼神快速地追随着滚动的木柴，它们在院中静止下来后，他拖起一根木柴斜搭在另一根较粗大的木柴上。他抬起斧把在木柴上缓缓移动，银亮的刀口在树皮上探寻纹路，它们如鸟类的喙叫快速地向向了野外。熟铁的心中有了主张，他对着掌心啐了一口唾沫，一把握紧斧头对准木柴上的纹路猛劈下去，只听那根木柴咔嚓一声裂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。熟铁从脚边的蛇皮口袋里拿出一个铁楔子塞进木柴的裂口深处，然后抡起斧头的背面朝楔子砸去，那道裂口破成了两半。熟铁将破开的木柴反扣在粗木柴上，顺着树皮上的纹路又劈下几斧头，就成了许多块木柴，他拾起它们扔向了墙角。

围墙外，有路人经过，听到院中劈柴的脆亮声音，他们踮脚往院子里探。见到是转经楼的劈柴匠熟铁，便高声呼唤他的名字。熟铁手中的斧头稍微一顿后，却又像并不听到那样使着更大的力气去劈柴，有一根木柴，他只用一斧就劈成了两半。路人看见，对熟铁的本领发出了叹服，熟铁把那些声音当作了磨刀石，斧头就愈发地锋利有力了。

“布赤，你家羊子下河沟了。”

我看到围墙外有一张娃娃脸正全力地仰起来，告诉我这是件一刻也不容耽搁的事情。我刚开口答应，就已经跑出了院坝，我听到呼呼的

同树皮一样颜色的手指来丈量木柴的厚度，然后对着柴堆推入了短暂的思索。这堆木柴是村中叔伯们帮忙砍伐回来的，前些日子，我挨家挨户去请他们上山砍柴的时候，他们听到我的声音都很高兴地答应，当作是布谷鸟来催促他们耕种了一样。秋收时节，我也会背上我的背篓去帮助他们捡遗落在地里的玉米棒子、向日葵盘，还有隔生洋芋……

我提起口袋，在门槛上顿了顿，他听到声音里的催促，迅速跟了上来。

祖母在火塘边兑茶，听到一轻一重的脚步声。她抬头望向楼口，晨光透过窗户，描摹着她温柔敦厚的身影，花白的头顶盘绕着绛红头绳，垂在耳际的穗子闪着微微的光。

祖母看到来人，并不直接唤他，而是用稍快的语速吩咐我招呼来人到火塘边歇坐吃茶。他像一步踩进了雪地里一样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火塘边，比微风吹过雪片上还要轻巧地坐在毡垫上。他接过我手中的口袋放在左近，略微挺起胸脯，长舒出一口深沉的气息后，打开手掌向着火塘，仿佛他真的从雪地里受了寒冷而来的样子。我凝视着他的手，又去看那双手的影子，我就看到了两只对峙的秃鹫。他有些深奥的眼睛，并不环顾雕刻着八宝图案的橱柜，也不留意那几间挂着黑白氍毹帘子的房门，只重视蜷曲在火塘边一只毛发光滑的白猫。白猫感应到了陌生的谛视，它抬起头，对着火塘里跳动的火苗发出了一声低沉幽怨的呜咽。

祖母取来一只大木碗，放入几勺嫩玉米炒面，一坨酥油，然后倒入奶茶，递到他面前。他稍显迟疑地伸出手去接碗，手停在口袋上，那双手的影子很快又变成了两只耸动起翅膀护食的秃鹫。祖母见状，就把整只炒面口袋放在了他面前。他低下头的胡子刷扫着树皮。接着，他又伸开

案，然后对着柴堆推入了短暂的思索。这堆木柴是村中叔伯们帮忙砍伐回来的，前些日子，我挨家挨户去请他们上山砍柴的时候，他们听到我的声音都很高兴地答应，当作是布谷鸟来催促他们耕种了一样。秋收时节，我也会背上我的背篓去帮助他们捡遗落在地里的玉米棒子、向日葵盘，还有隔生洋芋……

原乡

熟铁

七只绵羊踏着脆亮的蹄音经过木桥，依次站在磨坊沟边上小口地喝饮清水。其中两只绵羊突然抬头朝河水

我站在边上发问：“你要去谁家？”

他听到我的声音，以为是一颗破壳的核桃击了他的眉心，一震后转过头回答：“南吉家。”

他就看见了一个穿着布藏袍的半大姑娘，正歪着头避开强烈的晨光望着他。他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，眼神沉静，眉毛杂乱无章，铁黑色的胡子乱糟糟地打着卷儿。正当他逐步展开这粗犷的面孔时，我一声不响地上前去接他手中的蛇皮口袋，扛在肩上，引他到我家去。我的手背微微刺痛，是接过口袋时，被他指头上的厚茧子割到了。他的口袋沉实，有生硬的东西不时碰触到我的背脊骨。到了院中，我就拖着口袋走，撞击到石块时发出了金属质地的声音。

走到家门口，我没有听到跟来的脚步声，回头看，他站在院墙边一堆新鲜的木柴前俯身嗅闻，下巴上的胡子刷扫着树皮。接着，他又伸开

南泽仁

我双手抱拳，嘴对准一对拇指的缝隙持续轻吹，河水逐渐隐去声音，羊群听到从平石板方向传来了曲折的牧哨。它们便挨挨挤挤地蹚过河沟，朝小草坪的坡路走去，直到磨坊沟的水声重又响起。

窸窣窣，平石板下方的一片水麻林在持续晃荡。忽地，一双铁掌般的大手从树丛中伸出来，一把扼在石坎上，我就看到了一个毛茸茸的人。他反穿着一件被晨露打湿的岩羊皮褂子，一双旧氍毹皮靴糊着稀泥。他不看一眼身后那张豁亮的平石板，大步向七日村庄走去，一截羊尾毛在身后甩搭甩搭地，那样子真像一头忽然闯入村庄觅食的岩羊子。

我随着他的背影回家去，他在场坝中回停下来，眺望七日村庄的石板房顶，眼角的细纹在逐渐上扬。看到一大片核桃林的时候，他的嘴角也开始跟着上扬，似是已经品尝到了新核桃的香甜味儿。

我随着他的背影回家去，他在场坝中回停下来，眺望七日村庄的石板房顶，眼角的细纹在逐渐上扬。看到一大片核桃林的时候，他的嘴角也开始跟着上扬，似是已经品尝到了新核桃的香甜味儿。

我随着他的背影回家去，他在场坝中回停下来，眺望七日村庄的石板房顶，眼角的细纹在逐渐上扬。看到一大片核桃林的时候，他的嘴角也开始跟着上扬，似是已经品尝到了新核桃的香甜味儿。

我随着他的背影回家去，他在场坝中回停下来，眺望七日村庄的石板房顶，眼角的细纹在逐渐上扬。看到一大片核桃林的时候，他的嘴角也开始跟着上扬，似是已经品尝到了新核桃的香甜味儿。

